

雨花劍水

云中岳著



安徽文藝出版社

冰劍梨花雨

云中云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冰劍梨花雨

(上、下)

云中云 著

责任编辑：王玉佩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蚌埠南空涂山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22.25

插 页：4

字 数：480,000

版 次：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856-0/I·767

定 价：10.3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红烛喜映梨花面，洞房惊变伤芳心。新娘冷玉霜突遭新郎怒打，含恨破窗飞掠而遁，挟着股股劲风，撒下团团迷雾……十月后冷氏生一男，取名朱良建，他到底是谁的儿子？又带来难解之谜……十八年后，朱良建为报辱母之仇，艺成涉入江湖。大江南北历风险，洞察善恶美丑，奇山怪岭遇高人，明辨奸佞正义。“九宫太极”毒设捕魔网，诱骗俊男子；“云天玄女”暗布情丝线，欲得如意郎；错把仇人当恩公，落入魔窟；仇人之女明大义，救出心上人……一个个骗局，一口口陷阱，瞒不住火眼金睛，一场场拼搏，一阵阵争斗，戳穿了恶鬼阴谋。真相大白，奇冤得伸……

全书以精湛的武功，超人的技艺，勾画出激烈惊险的武打场景；以感人的笔触，传奇的情节，描绘出人间真情、男欢女爱；而那些命运悲惨的女子，却另有一番心酸的经历，珠泪双流，似梨花纷纷……

目 录

(上、下)

第一 章	洞房惊变.....	(1)
第二 章	祸及贺喜人.....	(18)
第三 章	残花流香.....	(36)
第四 章	情满罗山.....	(52)
第五 章	侠心·芳心·私心.....	(70)
第六 章	魔窟结奇缘.....	(89)
第七 章	魔招.....	(107)
第八 章	借女还债.....	(123)
第九 章	遗恨深山.....	(140)
第一〇章	幽谷困英雄.....	(165)
第一一章	污泥不染芙蓉色.....	(184)
第一二章	晨钟暮鼓了心事.....	(203)
第一三章	真假丁三妹.....	(224)
第一四章	刘三丰其人.....	(241)
第一五章	春雨润物细无声.....	(259)
第一六章	满天飞的流言.....	(275)
第一七章	孤寂的情爱.....	(294)
第一八章	隐侠复出 威震华山.....	(311)

第一九章	惊雷，在复仇者心中滚动.....	(331)
第二〇章	江湖难得真情在.....	(349)
第二一章	奇剑惊名宿.....	(370)
第二二章	斩断的爱丝 难续的情.....	(390)
第二三章	利剑，将骨肉亲情斩断.....	(411)
第二四章	蒙冤人的襟怀.....	(430)
第二五章	老魔深算.....	(447)
第二六章	幽洞中的哑女.....	(466)
第二七章	比字招亲.....	(482)
第二八章	亲人，情人，相会在地穴.....	(499)
第二九章	天幕有星光 夜幕闪剑花.....	(516)
第三〇章	山未穷 水未尽.....	(533)
第三一章	火焚隐身楼.....	(550)
第三二章	旱龙得水.....	(567)
第三三章	愤脱捕蛟网.....	(583)
第三四章	奇山中的怪婆.....	(598)
第三五章	情侣，在磨难中相会.....	(614)
第三六章	奇剑隐奇事.....	(631)
第三七章	跪妻.....	(645)
第三八章	秋山盘母.....	(659)
第三九章	血染的谜底.....	(674)
第四〇章	奇峰斗艺.....	(690)

第一章 洞房惊变

庆云山，位于渤海之滨，山上虽无名胜古刹，却因风景秀丽而称著天下。

一年四季，总是招来不少文人墨客，在此吟哦赋诗；同时更有一些武林英雄，到这儿来论剑比武，切磋技艺。

倏然，山坡上走来一位劲装少女，看年纪也不过十七八岁，脸上热汗涔涔，顾不得领略庆云山早春二月的大好风光，急匆匆地朝半山腰一座新坟走去。她叫冷玉霜。

“杜大姐！”

随着一声揪心、凄厉地悲哭，轻盈的娇躯，如一缕清风般已扑到新坟头上。

她的纤手拍打着坟上的新土，嘴里喊着：“姐姐，姐姐……”哭得死去活来，悲恸欲绝。

大海，涛声贯耳，山上，莺啼猿鸣，好像为这位少女，一齐奏起撼人心弦的哀乐。

她正在痛哭不止，忽觉身后一股劲风扑来，凭她那敏锐的灵感，知道已有人站在自己的身后，于是她止住哭声，抽身站起。

她一侧玉首，秀目猛睁，一个二十多岁的劲装男子，眉清目秀，手捧插着一束鲜花的花瓶，只瞥冷玉霜一眼，满面

悲哀地站在坟前。

他把花瓶放在坟上，旁若无人似的朝新坟拜了三拜，木然地站在那儿，默默不语。

少女凝神地望着那劲装汉子，见他鼻直口阔，一双大眼，与众不同，素未谋面，不知是谁。正想开口，不料那汉子却转身走去了。似一缕清风，消失在山中。

她俯首朝花瓶一扫，见那花瓶是用纯白大理石做的。上边刻着一行秀丽的小字，捧起细看，原来写着“刘三丰”三个字。

少女猛然一怔，她对“刘三丰”这三个字，十分陌生，也从来未听杜大姐提起这个人，为什么他会给姐姐送花呢？兴许……她无心往下想去，便又把花瓶放在原来的位置上。

少女挺起娇躯，四下环顾，从不远的地方，搬来一块岩石，立掌如刀，把岩石削成一块光滑的石碑，竖在新坟前边。

她气延紫府，力出丹田，食指疾吐，在石碑上写下两行小字，上书：“杜芳虹大姐之墓”，下写：“师妹冷玉霜立”。

而后，冷玉霜又在杜芳虹坟前，洒下两行清凌凌的热泪，转身朝山下走去。

静静的苍梧山，陡壁悬崖，绿树环生，在明亮的月光下，微风吹来，阵阵涛声盈耳。

忽然，一道白练，星驰电闪般飞上高高的峰巅，他二十多岁，身穿银白色劲装，风裹衣袖，发出猎猎的响声。

他身材魁梧，充满粗犷的男性气质，在星月下伫立山头，良久良久，一对俊目不住地朝山下环顾。

渐渐地，他那两道入鬓的剑眉，紧紧锁起，秀眸里流露出焦虑、迷茫、不安的神色，双脚不由自主地在山颠来回踱

步。

半晌，他喃喃自语：“莫非他不来了……不会的，他从来不会失约！”

很明显，他是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若是女性，一定是他的情人。

今日正是二月十五，月亮已至中天，大概到了夜半子时的时候了。随着时间的消失，那汉子心中，相应地又增加了几分焦虑，神色愈来愈不耐烦起来。

蓦然，一缕劲风，划破长空，声响播向四方，一个轻盈的身影，出现在半山腰间，疾速地朝山巅腾空而去。

那久立在山头的汉子，忽地感到心头一亮，一个千娇百媚的少女，彩虹般飞到自己面前，刚才那一副焦急的神情，荡然无存。

“玉霜，你怎么这般时候才来，叫我等得好苦啊！”

那少女正是冷玉霜。她此时如同一只温顺的羔羊，刚刚飞上山巅，便一头扎进那汉子的怀中，粉面贴在他宽厚的前胸，一只玉臂紧紧地抱住他，在吮吸着异性特有的气息。

她浑身软绵绵的，一动也不动。

那汉子抬起一双粗壮的大手，轻抚着少女蓬松的秀发，心里甜滋滋，好像踢翻了蜜罐子，半晌，他低低地问道：“玉霜，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

玉霜只是轻“嗯”了一声，没有说话。

那汉子感到很奇怪。双手捧起她的粉面，凝神一看，见她眼泡红肿，不禁一阵惊疑，忙问道：“玉霜，你怎么了？是不是谁欺负了你？”

“不！”

玉霜否定地回答着，秋波闪闪，不由自主地又流出两行热泪。

那汉子更为吃惊，急急追问道：“玉霜，到底出了什么伤心的事儿？快告诉我，我能分担一半吗？”

玉霜缓缓地挺起身躯，轻轻拭去泪水，理了理双鬓，长叹了一声，凄然道：“真想不到，这大概不是做梦吧？”

玉霜说着，两眼现出迷惘、悲惨的神色。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她死了？”

“谁？”

“杜芳虹。”

“啊！杜芳虹？”

“对！”

“我想不会有这事！”

“不信有什么用，这是事实，不是我到她坟前去吊唁，今天怎会来得这么晚？”

“噢，原来如此。”

那汉子知道，杜芳虹与冷玉霜是一师之徒，七岁时一同拜白莲仙姑学艺，两个人情同手足。下山之后，闯荡江湖两年多，虽然很少见面，却是两心相连，是这个世界上彼此最知心的朋友。

杜芳虹的死，使冷玉霜失去这位可亲的大姐，她怎能不柔肠寸断？

他虽然未见过杜芳虹，但他从冷玉霜的介绍中可以得知，她一定是一位很漂亮的姑娘，而且身怀超人的绝艺，她死得太突然了，他赶忙问道：“她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当我正在坟头痛哭的时候，只见来了一个送花的男人。走了以后，我发现在花瓶上边写着‘刘三丰’三个字。”

“刘三丰？”

“对！我正想向他打听一下消息，谁料他掷下花瓶，木然地站了片刻，滴下两行热泪，就悄悄地走开了。”

“噢！刘三丰？似乎听说过此人，但不知他在哪儿，什么模样。”

“二十多岁，眉清目秀，一身劲装，是个武林中的人物，我从来也未听说过这个人，看样子也怪伤心呢？”

“他们莫非有亲戚？”

“杜大姐的几家亲戚，我都知道，从来未听她讲过刘三丰几个字。”

“很可能是刚刚结交的朋友，或许成了夫妻。”

“不可能是夫妻，因为我和杜大姐有言在先，谁结婚都要先下请柬，我就是到她家下请柬去的，不料已死百日，请柬变成了纸钱。”

那汉子好似想起什么似的，道：“对了，听说刘三丰早已爱上了‘金剑断魂’司马金蝉，如果能够成功的话，也算刘三丰一生之幸。”

“怎么？”冷玉霜不解地扫了那汉子一眼。

“司马金蝉一口金剑，销魄断魂，是川北一杰，据说人品更是出众。”

“那你怎么不追她？”

“瞎说什么，再好还能抵上你吗？”

二人陷入了暂时的沉默。

冷玉霜缓缓地抽搐了几下，一双秀目里，又涌出两行热泪。

那汉子看冷玉霜如此伤心，实在想不出拿什么话来安慰她，因为她们之间的感情太深厚了，简直胜过一母同胞。

“子庆，我要死了，你能到我坟前送一束鲜花吗？”显然她已把刘三丰看作是杜芳虹的情人了。

“玉霜，别这么讲，明天是咱们大喜的日子，不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若不是咱们预先约定了时间在这儿相会，我真一头撞死在杜大姐的坟前。”

“是啊，朋友的感情固然很重，但毕竟胜不过夫妻。别再伤心了，你伤心我也难受，咱们还是说说自己的事吧。”

冷玉霜经朱子庆这么一讲，芳心微微宽慰了一些，半晌，缓缓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反正我的一切都交给你了。正因为有了你，我才忍心丢开杜大姐，飞扑到你的怀抱。”

冷玉霜说到这儿，已抑不住自己的感情，再一次把玉首扎进朱子庆的怀里。

朱子庆顿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散入百骸，一双粗臂，紧紧把她搂住，生怕走开似的，语声朗朗道：“是啊！没有你我也无法活下去，但愿咱们海枯石烂，偕首百年。”

轻柔的月光，洒在这一对情人的身上，显得是那样的柔和，那样交融。

风停了，他们沐浴在乳白色的月光里，除去彼此听到心房“怦怦”的狂跳声外，什么声息也没有了。

异性的刺激，使他们情感不断上升，终于忘却了一切，提前一天共享了男女之间的欢乐。

他们陶醉了，直到东方露出晨曦，鹊鸟喧鸣，才把他们惊醒，如同一对比翼的雏鸟，飞下山巅。

青萍山庄，是武林英雄的集散地，由于先主人失踪，十年来销声匿迹，很少人来此观光。

自从朱子庆满师下山之后，一口青萍剑闯荡江湖，广交宾朋，惩恶扬善，决心光复青萍山庄，两年已有很大起色。

今天是朱子庆大喜的日子，新夫人又是誉满江湖的“呵气成霜”冷玉霜，才貌双绝，所以贺喜的人们，几天来，便络绎不绝地朝这儿拥来。

青萍山庄，位于沧州不远的宝莲山脉，自明朝以来，就以天师府老法师潘玄珪首传青萍剑而驰名天下。

后来朱子庆之父朱开达，又丰富了青萍剑的武学，著有《太乙青萍考》秘书，记载了“太乙五行十七掌”和“朱氏青萍十三招”等绝学，更是震慑武林，人们翘首相望。

后来，由于他苦练呵气成霜功，尚不到火候，不幸败在乐陵山庄主人严海先一口焰浆之下，从此失踪，《太乙青萍考》也石沉大海。

今天少庄主朱子庆，要迎娶一名真正可以呵气成霜的冷玉霜，武林中的英雄，总想赶来凑凑热闹。尤其对那些势利小人，恰是个攀龙附凤的大好机会。

冷玉霜的娘家，住在距青萍山庄不到三十里的凤凰坡。凭着玉霜那绝顶的轻功，独来独去，不过只需要盏茶时间。

可是，今天是玉霜出嫁，武林上虽不太讲究俗礼，但新娘坐花轿，这一条还是遵之甚严。

这一则是给姑娘新鲜的享受，二则是有钱有势的人家，借机炫耀一番。

青萍山庄，已冷落十年了，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它已经不存在了。

少庄主朱子庆，既立下雄心壮志，要光复行将覆灭的青萍山庄，又是南挑北拣，迎娶一个武技卓绝、秀丽出尘的冷玉霜，可想迎娶的场面是何等热闹。

前边有四个家将，抬着两个古香古色的瓷料大酒坛，上边各嵌一幅“龙凤呈祥”的图案，鲜艳夺目。

另两个家将，每人牵着一只百斤重的大绵羊，身上披红挂彩。

后边是一帮子吹鼓手，管、弦、笙、笛、铜锣、皮鼓，应有尽有。一边走一边细吹细打。

一乘大彩轿，轿顶四周，绘着八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名曰：八仙过海，各具风姿。

红绫制成的轿幔，前后左右绣着“石投苏水”、“月照秦楼”、“诗题红叶”、“玉种蓝田”等四幅巧夺天工的精彩绣画。

彩轿的后边，是一干迎亲的人们，大约有数百之众。

新郎朱子庆，身着华装，骑跨一匹高头骏马，如众星捧月一般走在迎亲宾朋的前边。

早春二月，灿烂的阳光，普照着青萍山庄，一切是那样的和谐、安详。

人们翘首观望，太阳快到正午的时候，迎亲的队伍回来了，顿时山上山下，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竹声，硝烟弥漫着整个山庄。

男男女女，欢呀跳呀，笑语飞扬，全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

当八个迎亲的姑娘，把新娘冷玉霜搀下彩轿的时候，双双眼睛齐盯在她那秀绝人寰的娇躯上，无不交口称赞：分明是一个窈窕淑女，哪有半点武林英雄模样。

新郎新娘参拜完毕，共入洞房，二人饮下交心酒，玉霜那粉面香腮，顿时微透殷红，既像初绽的牡丹，又似半开的芙蓉，更是增加了几分风采。

丰盛的喜宴开始了。高朋满座，谈笑风生，猜拳行令，开怀畅饮，直到夕阳衔山，方才尽兴而散。

玉兔东升，银辉遍洒大地，喧闹了一天的青萍山庄，方才平静下来。

冷玉霜静静地坐在洞房里，一对跳跃的烛光，照得洞房一片粉红。

四周静悄悄的，可是冷玉霜的心房，却发出阵阵“怦怦”的猛跳声，是激动，是兴奋，还是正等待那甜蜜时刻的到来？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她想了，她的庆哥哥，一定像一个温柔文雅的书生，带着满脸的微笑，缓缓地走到自己身边，紧紧地拥抱、亲吻……

想到这儿，冷玉霜似乎感到一滴滴柑汁蜜浆，滴在自己的心头。

“砰！”

倏然一声推门的巨响，把冷玉霜从甜蜜的遐想中惊醒过来。

她猛睁秀目一看，进来的不是一个温存而充满热情的庆哥哥，却是一张冷峻、严肃挂着一层冰霜的面孔。

“啊！”

冷玉霜不由芳心一动，娇躯也不禁抽搐了一下，不知外

边发生了什么意外，忙诧然问道：“庆哥哥，你怎么了？宾客都走了吗？”

朱子庆怒容满面，目闪寒光，如同一头野牛，大步冲到冷玉霜面前，伸手抓住了她的前胸，死死不放。

冷玉霜惊呆了，她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亦然心平气和地问道：“庆哥哥，你喝醉了？”

朱子庆不睬不理，手腕一贯力，“哧啦”撕开了冷玉霜的前襟，露出了她那丰满凝脂的前胸。

冷玉霜愕然一怔，连忙合上衣襟，仅此一霎，她那双乳间一块指头大的红痣，映入了朱子庆暴露凶光的眼帘。

“你？”玉霜惊问。

“啪！”

未等冷玉霜说话，朱子庆一记响亮的耳光，已打在她那已经泛白的香腮上，顿时印上了五个红红的指印。

这变化太突然了，简直不给冷玉霜回想的余地。

“臭娘子！”

朱子庆终于说话了，同时将一纸信笺伸到冷玉霜面前。

冷玉霜接过纸笺，放在烛光旁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朱庄主：

想不到你身为武林的后起之秀，青萍山庄的掌门人，竟然纳娶一个残花败柳作主妇。不信，请你检查一下，冷玉霜双乳之间，有一块指头大的红痣。

罗山一雕刘三丰

“啊？”

冷玉霜看完信笺，双手发抖。真如惊雷击顶，一时头昏脑胀，两眼发黑，娇躯战了几战，差点跌倒在地上。

朱子庆伸手从墙上摘下青萍剑，“当”地掷在冷玉霜面前，斥道：“你莫非还有脸活在世上？”

冷玉霜拿着那张微薄的信笺，感到重如千钧。渐渐地从迷惘、惊诧中清醒过来。

她一切全明白了，心胸也随之轻松下来。她银牙咬破食指，在信笺的背后，写下什么，娇躯一转，冲着朱子庆看了一眼，娇叱道：“你后悔，我更后悔！我不死在青萍山庄，我要用我的血去洗涤那苍梧山上被玷污的神圣山巅！”

说罢，“啪”地推开前窗，一式“乳燕穿帘”，纵身飞出洞房，一缕轻烟般眨眼消失在乳白色的月光里。

洞房里只剩下朱子庆一人，他缓缓走到灯下一看，信笺背后，冷玉霜用鲜血写下八个字：“今日蒙辱，来朝必雪。”

苍梧山巅，是冷玉霜与朱子庆经常约会的地方，也是她昨天晚上失身之地。她认为这儿是圣洁的山岩，不该受到如此玷污，所以她要以生命来赎自己的罪过。

冷玉霜出了青萍山庄，施展起“流星赶月”轻功绝学，一口气腾上苍梧山巅。

旧地重游，山还是那座山，石还是那块石，此时此地的心情却完全不同了，好像山不是那座山，石也不是那块石。

过去，她来到这儿，得到的是一个男性给予自己一片纯真的爱，她付给对方的是一腔深厚的情，彼此共同的心愿，是互敬互爱建立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在这样的基础上，切磋武学，为光复青萍山庄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